

美俄海參崴高層會談的透視

紀清寅

前言

自從美蘇定期性的高層會議開始迄今，雙方對抗冷戰的局面，在竭力謀求「和解」下，表面上看來，似乎冰消雲散，呈現出一片新的形勢，因而導致部份世人的幻想與樂觀，認為祇要這兩個超級強國能够和解，則天下便可太平無事，和平便可維繫下去。其實，這種想法未免過於天真，雙方表面上談和儘管談，而蘇共骨子裏對軍備之充實，日新月異，有進無退。

今日世界國與國間的關係，決定因素是基於本身利益的一致或對立。蘇俄這個國家，不論是社會共產主義制度，抑或社會帝國主義，它的反帝、反西方的立場是它立國的一貫政策，而反帝、反西方活動中，又以反美為其主要任務。蘇俄此種基本立場，也絕不會因美國之「和解」而稍有改變。

克里姆林宮之尋求與美「和解」，祇是它策略上的運用，那麼任何和美「和解」的成就，都可以說是暫時性的，也是一些適應性的行動，也是冷戰的新工具。換而言之，任何「和解」手段或方式，都絕對難以消除兩國間根本上的矛盾，即所謂自由與奴役民主與極權的制度無法合而為一，談來談去，仍難獲有實質上的成就；例如最近蘇俄嚴詞拒絕美國以放寬猶太人自由移民外國，作為交換美方貿易上的優惠條件，即是一項有力的佐證。今後美蘇敵對之尖銳，勢將有增無已。

倘若福特總統對蘇俄仍如尼克森式的寄予無限的期望，想以一紙協定來約束蘇俄的蠶武、擴張、壓倒美國核子武器與赤化世界的策略，未免過於奢

美俄海參崴高層會談的透視

求，相信，如此則未來的失望現象，也必大焉。

一 美俄海參崴會談的重點

美國福特總統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抵達海參崴，與蘇俄布里茲涅夫進行為期兩日之會談，此次小型會談，不僅使國內發生爭端，且也引起全世界各方的密切關注。福布之會，也就是尼布之會的延續；白宮祕書奈遜曾聲稱，福布之會談，不但具有突破性的成就，且也獲得了過去五年來尼克森政府所力求而未能得到的成果，這種說法未免有過於誇大其詞，然而這一會談，就某些方面來講，自有其相當的重要性，也是不可諱言的事實。

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之間，除了在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有着基本上的矛盾與衝突之外，其他在「和解」期間所接觸探討的問題，正如汽油與水性質迥異，無一能取得全面融合的協調。華府與莫斯科間過去雖曾舉行過三次高層會議，又有國務卿季辛吉的折衝樽俎，誠然例屬於單方面熱衷的觀念，在蘇俄的意念中，祇不過希圖利用美國，以取得美國及西方當前世界的新式科學技術知識，與貿易上的利益，而蘇俄本身所推行的政策，則絲毫沒有改變的念頭。此次福布會談的事項，亦不外前此季辛吉為福特總統訪蘇鋪路，事先曾與克里姆林宮頭目們所談過的老套事件，諸如核子武器，美蘇貿易，經濟合作，中東問題等等。論地位與影響，自然感覺上認為此項會議較為重要，但實質上，依然是空洞而缺乏新的意義。論作用與效果，反不如福特先此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與南韓朴正熙總統會談成果的現實，對亞洲，尤以對東北

亞有着相當的新影響。

就限制核子武器而言，美蘇雙方自一九六九年展開談判以來，唯一的成就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間達成兩項協定，其中也僅有無足輕重的反飛彈條約為雙方所遵守，至於對攻擊性的戰略武器，雙方依舊競相發展，或者改良品質，或者擴增數量。尼克森總統在未辭去總統職位前夕，也曾由國務卿季辛吉陪同訪蘇，與布里茲涅夫作第三次會談。祇對一些無關緊要的如通商貿易，生產技術，情報交換等問題達成協議，但對限制戰略核武器的生產與試驗，以及減低軍備競爭，建立歐洲安全制度等問題，並未表現出有何商談的結果。揆其原因，主要在於尼克森因水門事件，已告失勢，地位動搖，不能代表美國政府，作出有力的決策和重要的承諾，故而布魯不願與尼克森政府認真協商。徒然得了一個「拖」字和一篇修辭美麗和平而實無內容的「公報」而已。現在福特與布魯間會談過程中，以無意外事件的牽掣，在會談時，據報導，一直保持着從容不迫的態度，與蘊含着高度的信心來與布魯作長時間的暢談。

就此次福特的外交成就，一般認為，當首推其與蘇魯所達成一項為期十一年的限制戰略武器競賽的協議，即國務卿季辛吉所形容這是「美蘇關係上的一項重大突破」。事實上，自一九七二年以來膠着不解的美蘇核武器談判，至此似乎的確出現了新的轉機。

福特與布魯在小型高層會談後，雙方即簽署了一項原則性協議，決定在一九七五年正式簽訂十年限制核子戰略武器協定，停止美蘇大核子國的核子競賽。倘若此一協議能在一九七五年生效，其所謂獲得的成就不外：

(一) 戰略武器競爭將高度繼續，不過，七十年代後期不可收拾的武器競賽將可轉移。

(二) 美蘇雙方均容許生產及部署已在進行的新的飛彈和轟炸機，但數量將在規定限度之內。

(三) 在一九八五年，美蘇在戰略核子武器方面可能勢均力敵，祇有一個例外，蘇俄以美國為目標的核子彈頭數量或爆炸力方面，也許可能獲得優勢。

福特總統返國後，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海參崴高層會議所達成的協議，將是對武器競賽加上一

重限制。福特並解釋說：「假如我們沒有達成協議，我們一定會有一次代價不可思議的新武器競賽」。

這一次福布協議不是最後的，它祇是以訓令方式，讓美蘇談判人員，完成一項根據兩個原則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

第一個原則是，限制美蘇兩國在今後十年中可能部署的核子傳送系統，總數均以二千四百為限，這包括陸地發射飛彈及轟炸機。

第二個原則是，美蘇兩國裝配多彈頭的飛彈總數，以一千三百二十為限。

在目前，蘇俄擁有將近二千五百戰略性傳送系統，包括一九七七年期滿的第一次戰略武器限制協定容許的陸地及潛艇發射飛彈，共計二千三百五十八枚，以及不在協定範圍內的轟炸機一百四十架。

美國擁有的二千二百戰略性傳送系統，計飛彈一千七百十枚，轟炸機五百架。

福布協議中的限額，要求蘇俄小量減少核子武力。美國則將增加數百飛彈或轟炸機，以達到限額標準。

另一方面，福布協議將容許蘇俄在配備多彈頭的飛彈方面趕上美國。美國擁有的陸地潛艇發射多彈頭飛彈，總計約一千枚。這方面落後美國五年的蘇俄，預料要到明年才能裝置第一枚多彈頭飛彈。(1)

此外福布發表一項聯合聲明，重點：

(一)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的過渡協議——此項協議繼續生效至一九七七年十月——相宜的條款，納入新的協議中。

(二) 新協議包括的期間，自一九七七年十月起至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止。

(三) 以平等及相等安全為原則，新的協議將包括下列限制：A、雙方將可擁有某一協議的戰略發射器的總數量；B、雙方將擁有某一協議的配備有可單獨射擊目標多彈頭的洲際飛彈與衛星發射的彈道飛彈的總數量。

(四) 新協定將包括一項條款，規定討論在一九八五年後進一步限制及可能減少戰略武器數量問題的談判，不應遲於一九八〇——八年開始。

(五) 從事包含前述各點的新協議談判的美蘇兩國代表團於一九七五年一月間在日內瓦復會。

二 美俄飛彈發展的趨勢

據美國戰略專家們聲稱，蘇俄現有的飛彈威力，遠超過美國「義勇兵」飛彈，能够攜帶數量較多或威力更大的彈頭，並有人提出警告說，福布協議甚至可能容許蘇俄獲得在先發制人突襲中，摧毁美國陸地發射飛彈武力的能力。

美蘇曾於一九七二年五月間，就第一階段戰略武器談判時，經簽訂兩項協定（以五年為期，至一九七七年屆滿）。在臨時協定中，規定蘇俄可以有一、六一八枚洲際飛彈，九五〇枚潛艇飛彈；美國可以有一、〇五四枚洲際飛彈，六五六枚潛艇飛彈。^②

兩年多以來，核武器的發展及核子戰略的演變，使得美蘇情勢外弛內張。一方面是美國裝備了部份獨立目標多彈頭飛彈，蘇俄的這類飛彈也已發展成熟，估計到明年就可以加以配置。另一方面是美國在今年年初調整飛彈目標，不僅可以攻擊蘇俄的城市，且可以打擊蘇俄的飛彈基地為主；蘇俄則發展了四種新型飛彈，其投擲重量又遠遠超過美國。

專家們分析這次福特能與布魯達成突破的原因，是由於雙方都已深切瞭解到彼此的核子力量，足夠摧毀對方數次的能力，蘇俄不無有日益增加的憂慮，即在無限制的核武器競賽中，美國終將領先蘇俄，技術上的差距可能越拉越遠。

美蘇雙方也都考慮到另一個關鍵性問題，乃是一旦對方握有先動手打擊的優勢，而這種情勢又為一位不負責的領導者所掌握時，則其為雙方及整個世界所帶來的後果，着實不堪設想。

不過，這次的協議，只是一個指導原則，也就是談判大綱，其技術性的細節，還有待雙方人員在日內瓦磋商。現在第二階段戰略武器談判，正在休會期間，要到明年初復會。如無其他變化及特別困難，到明年夏季，美蘇高層會議時，談判的成果即可由美蘇雙方領袖簽署協定。不過季辛吉已事先提出警告說，他認為對於技術性的談判，今後尚有頗多的困難問題。

反對人士亦認為福特與布里茲涅夫達成上項核子協議，並不能真正阻止

美蘇的核子競賽。因為協議中只限制雙方的核子數量，而沒有限制雙方的核子投射重量及大小，蘇方將會發展更大型飛彈，兼而積極修建地下飛彈發射台，以代替地面上的發射台。據報導，現已完成十二座地下發射台，其餘三十六座正在興建中，同時蘇方已在製造新型的四種飛彈，其威力遠比美國為大，即在執行條約，蘇方也未必能真正的予以履行。

據美國新聞週刊本週出版之一期雜誌報導，福特總統與布里茲涅夫海參崴會談在第二日始打破僵局，蘇方乃改變它的立場，提出新建議，於是美方接受在發射器方面的較少數目，在多目標彈頭方面的較大數目，雙方便作為最後達成的協議。

憑情而論，這次協議，美蘇雙方各取所需，亦各有棄捨。美國至少作了兩次重大的讓步；首先福特同意將戰略轟炸機列入限制範圍。此類轟炸機，無論質與量，都遠勝過蘇俄。美方現有五百五十架戰略機，而且新設計的B—1機即將加入行列；蘇俄則僅有類似的飛機一百四十架。在第一階段談判中，戰略機並未列有限制。其次福特又同意限制獨立目標多彈頭飛彈的發射器。據說，美國現在這類彈頭將超過一萬顆，蘇俄則仍在實驗階段。

目前所知，蘇俄方面的讓步乃是放棄一項堅持已久的立場，即不再要求美國在歐洲的前進基地系統，列入戰略武器的範疇。所謂前進基地系統，係指美國在歐洲大陸，或在美國第二及第六艦隊的戰術飛機而言。這些飛機都可以攜帶核子武器；其中有五五〇架以歐洲為基地，一百架經常保持立即反應姿態；另有五百至六百架配屬第二及第六艦隊，隨時可以調配到歐洲戰場。美國的歐洲盟邦，一向認為這是保護歐洲的核子傘，不能由美蘇兩國單獨予以討論處置。

參加美蘇第一階段核子戰略武器談判代表尼茲說：「海參崴核子協議，使蘇俄能自由部署大型的和更大的投射力量的新飛彈，由於此種投射力量的優勢，蘇俄可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儲存，有足夠威力大而準確的多彈頭飛彈在地下發射台發射，來威脅美國的飛彈」。

五角大廈發言人比契爾說：「蘇俄正準備在未來幾個月內，在經過改建後的地下發射場，配置第一批多彈頭飛彈，蘇俄四種新飛彈象徵蘇俄在武器競賽中一大進步。其中SS十八型飛彈，可以附帶八枚彈頭，指向八個目標，美國之義勇兵飛彈則只能附帶三個彈頭」。「今年年底或明年初蘇俄的

新飛彈即將代替舊飛彈，尤以蘇俄目前正在修建鋼筋水泥地下發射台，因而至少美蘇兩大超級強國互相猜疑和畏懼心理仍然如故」。「蘇俄SS九號飛彈的破壞力為二十至二十五米加噸，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投擲於廣島原子弹威力的一千至一千二百五十倍，而美國之義勇兵二號和三號的飛彈威力，僅為一·二及〇·六米加噸」。

「至於蘇俄之SS十八型洲際彈道飛彈且具有頗大之準確性，如果此種飛彈充分部署，則可能成為最佳之攻擊武器，用以摧毀儲藏在鋼筋水泥地下室中的數以千計的美國義勇兵飛彈。蘇俄正謀求藉用此類飛彈在先發制人的攻擊戰中來解除美國的武裝」。

本年十月三日美國國防部正式宣佈：「蘇俄已於十月一日由北極區的巴倫支海向太平洋中途島洋面試射核子潛艇長程飛彈成功，其全部射程竟達四千九百英里，不僅對全美是一項很大的震驚，而且對今後美蘇進行限制戰略武器談判上不無蒙上一層陰影之感，因此美蘇間明年之重要談判能否獲致任何新的協議，也不無疑問」。

美國國防部這首次所作的正式宣佈，也就是首次公開承認上年英國透露蘇俄這種新式(Delta 1)號潛艇的消息，被認為這種潛艇只能攜帶十二枚飛彈，射程達四千英里。而在本年初美國參議員巴克萊所透露的蘇俄這種潛艇則又稱為(Delta 2)號，可攜帶十六枚飛彈，其射程達四千六百英里。

另據華盛頓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合衆國際社電訊報導：「蘇俄於昨日向中太平洋試射兩枚(SSX)十六型飛彈，射程達六千英里，為一種機動飛彈，可裝置在卡車或火車上，如此衛星就難於偵察，而敵人的洲際飛彈也幾乎不能摧毀這種飛彈」。

由於以上事實，即可以推知，蘇俄這一新武器系統仍在繼續不斷改進與發展中。它既能在短期內由原始一號，而二號，自然也會繼續發展出三號，四號；它的射程能漸次射到六千英里，又何嘗不再發展出更遠射程的飛彈。這次試射祇屬單彈頭飛彈，既能在陸上發射多彈頭飛彈，而又何嘗不能很快將多彈頭飛彈用之於新式潛艇內。

尤其重要的是蘇俄這次實際試射之前，美國並不知道蘇俄這種飛彈射程真正的遠度，由此也反映出美國的偵察系統雖號稱精密無比，但對敵人武器

的各種最新發展，仍難一一測出，這難怪美國對本身的安全越發增加懷疑了。

美國現有潛艇飛彈，其射程都在二千五百英里至三千英里之間。至於其他更大射程的飛彈潛艇尚在研究發展的階段。因此，今日蘇俄先行擁有這種射程遠達四千九百英里增至六千英里，甚或更遠程的潛艇飛彈，將使美國潛艇戰略屈居下風，也嚴重破壞了雙方軍事力量的平衡。(3)

從今以後，蘇俄的核子潛艇乃可不離本國，以擁有的地下洞穴，所謂地下發射場，就可以對美國任何一處發動水下飛彈攻擊戰，那麼整個潛艇戰略勢將完全改觀。

美國原希望在一九七七年美蘇限制戰略武器協議期滿時，再談新的協議，減低蘇俄的危險性。然而蘇俄却從未有過與美國「實際平等」的意念，而志在取得領先地位，超越以至壓倒美國的軍力。

美國也嘗不會體會到依照目前形勢發展下去，蘇俄會在十年內代替美國的優勢地位。美國國防部長勒辛格說：「蘇俄現正着手進行一項軍備史上最惹人注目的戰略武器發展計劃」，並形容它為「武器史上最戲劇化的戰略部署之一」，「蘇俄在兩年來對強力四彈道地面飛彈的幾次試驗，表示蘇俄的計劃，對美國產生兩種威脅：首先，八十年代蘇俄一次就可以完全摧毀美國地面飛彈，雖然軍事上，美國核子潛艇可以對蘇俄若干城市施以報復，但心理上及政治上，地面上的『義勇兵』飛彈已是時代的廢物。其次，蘇俄新飛彈系統會使北約及第三世界中立國家對兩個超級大國的觀感改變。軍力優勢轉移所造成心理作用是深具影響力的」。

三 美俄「低盪」的形態

根據美國前國防部長賴德於本年二月間在讀者文摘內發表一篇「我們不要以美蘇『低盪』(Detente)來欺騙自己」為題的文章，賴德在文中指出：「尼克森和布里茲涅夫所簽訂的一些協定，預示兩大強國能有一段時期的合作。美國人也希望能夠獲致一段時期的和平。但事實上已有許多令人憂慮的信號，表現蘇俄是把『低盪』作為催眠曲，使美國墮入夢境，而它則能獲得全球戰略的利益」。

賴德舉出布里茲涅夫的話來作證：「一九七二年六月，「低盪」絕不包含意識形態鬥爭的放鬆。正好相反，我們必須準備加強這個鬥爭，並把它作為兩個制度對立的更尖銳的形式」。

賴德指出，這些話與「低盪」絕不相容，他說：「美國不可冒險而為蘇俄言不由衷或行不顧言的那些好聽的話所麻醉。」對於「低盪」他呼籲美國必須要正視事實。於是提出三個條件，作為衡量蘇俄是否真有合作和談判誠意的標準。

「第一個條件是：兩國間必須要有基本的和公開的交往，使雙方的意旨和目的，能為雙方人民所瞭解和判斷。蘇俄在這方面的紀錄是令人失望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公開的社會，蘇俄有充分機會來觀察，甚至影響美國的事務，但這種可能性在蘇俄根本就不存在。蘇俄最近實施一項法令，禁止人民與外國人士談論國事，如果政府認為它能損害國家，可予當事人以嚴重的懲罰」。

「第二個條件是：在貿易和商業往來方面，兩國都須有真實的互惠和利益。由於蘇俄對土地政策和農業政策的不合理，農業生產額一直在下降，消費品缺乏和糧食供應不足，已成為長期的病態。前年蘇俄從美國買了一千九百萬噸的穀物，就是證明。至於工業方面，不獨它的技術不能產生經濟的新穎的和高效率的產品，即使以起步很早的太空競賽而論，蘇俄顯已落後，但它仍不惜加重經濟的包袱，大量增加軍費，因此美國必須審慎檢討，美國是否應以長期優惠的貸款幫助蘇俄解除經濟上的束縛，使它更能大量增加軍費的支出？美國應否對蘇俄武力擴張給予金錢上的貼補？因此聯想到福特總統日前強迫美國糧商取消與蘇俄政府所訂三百萬又四千噸糧食的買賣契約。據紐約華爾街日報報導，那是他有鑒於兩年前糧食交易會招人非議，而不得不作的政治決定」。

「第三個條件是：兩國必須以真實而明顯的證據，表明軍費支出確已大量減少，戰略武器的發展已有適當的限制。美蘇兩國的軍費支出每年雖各為八百億美元，但美國佔國民生產毛額（GNP）的百分之六，而蘇俄則高達十五%，因而後者用於發展武器和更新設備的經費，兩倍於美國」。

「而且蘇俄很快就有二千三百五十九枚戰略飛彈，而美國祇有一千七百

十枚。蘇俄又在發展和更新的六十二艘裝有戰略飛彈的潛艇」。

在歐洲地區，美國正在計劃減少駐歐洲兵員，甚至削弱核子嚇阻力量，而蘇俄却以十億美元加強中歐的兵力。

四 美俄限制武器方案的曲折及與會的性質

據美聯社華盛頓本年十二月七日電訊報導，美國國務卿季辛吉在記者會中聲稱：「兩週前在海參威舉行第二階段限制核子武器談判時，蘇俄會作了重大的讓步，如果參眾兩院不批准該項協定，則美蘇間的政治和解，將面臨着不能克服的困難」。季辛吉亦曾對國會提出警告說：「如果國會欲將美蘇核武器貯存限度降低，他們最好授權並撥款五十至一百億美元來增加美方的戰略武力。」

據報導，事實上，蘇俄並未讓步，而是蘇俄選擇了美國所提供的方案。海參威會談之前，美國政府內部為了擬訂方案，季辛吉與國防部長斯勒辛格有過一番爭論，斯勒辛格主張，要限制就澈底，美蘇雙方相互作大幅度的限制武器，如果蘇方不同意，那就進行全面性的武器競爭，美國不會落於蘇俄之後。季氏則認為，目前仍不妨維持較大的武器水準，然後逐步的降低，最後使雙方降低到相當低的水準。

季氏方案之所以成立，是由參謀首長們支持，認為季氏方案有利於美國發展新式武器，可以補充數量之不足。

最後福特總統也同意了季氏一案，使美蘇雙方擁有較多的飛彈及多目標的核子彈頭。

美國所提兩方案由蘇俄選擇者為：（一）美蘇雙方擁有同數目的飛彈，轟炸機及多目標飛彈。（二）蘇俄在飛彈及轟炸機方面佔優勢，美國則在多目標彈頭上佔優勢。布里茲涅夫同意了第一案，而且要求更大的數字。

美蘇此次海參威高層會議的性質，據官方解釋是一項「工作會議」，所謂「工作會議」，它至少含有兩種特別的意義：（一）這項會議顯然並不代表一次官式訪問，所以沒有那套繁文縟節的禮儀與招待。（二）這項會議也不同於鄭重其事的正式會議，因而既沒有嚴格的提議，也不希望獲致一定的結果。這

祇認為是一種非正式的探討性的會議，更進一步瞭解雙方的觀點，也是美國新任總統福特與蘇魯布里茲涅夫建立直接關係與相互初步認識別具風格的會議。它若能產生任何結果，固然不失為是一項具有意義的安排，否則如若發生誤解，或產生一種不良的印象，即如一九六一年夏季的美蘇兩首腦在維也那會議一樣，則其後果將極為嚴重，但由於此次小型會議，尚不致認為是失敗，而無扭轉和緩的趨勢。

站在福特總統當前的立場來講，他所寄望於蘇俄的乃是除了設法避免雙方熱烈軍備的競爭之外，就是盼望蘇俄在如今這種全球性經濟危機重重期間，最好能與自由世界國家合作，共同解決難題，而總不宜火上加油，趁機打劫，為自由世界國家製造紛亂。倘若福特能在這一方面獲得蘇俄方面的同意和協助，雙方建立一種更密切的合作關係，那對福特個人的聲望與爾後競選連任總統將有莫大的裨益。

結論

近年來，美前總統尼克森採行所謂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政策，力求與蘇俄「和解」，繼而迭次與蘇俄進行高階層的交換訪問與會談，頗使蘇俄感到美蘇關係又重新進入「居中偏左」的羅斯福總統時代，殊不料尼氏由於國內水門事件，洶湧波湧，全國嘩然，終於被迫辭去總統職位，而由福特繼任總統。

福特本人過去以保守與反共而聞名，究竟福特今後的對外政策如何，一時使蘇俄共感莫測高深。目前海參崴小型會議已達成協議，然而這一步協議能否產生爾後預期的效果，雖難遽予逆料，但依據過去種種事實來判斷，決不易有驚人奇跡的輝煌成就。

據美蘇海參崴會議後發表的公報說：「雙方認為此次會談的主要成果，係在『和平共存』與『同等安全』的基礎上，徹底重建美蘇間的關係，繼續全面履行彼此間的承諾」。換言之，福特總統已明白接受了過去美國和蘇俄所達成的一切承諾，要決心繼續「和解」。由於美國已作了這種表示，所以蘇俄在其他方面也就稍作讓步，促成限制核武器的新協議，這未嘗不是蘇俄對美政策的一種可注視的姿態。

此外另據美國五角大廈高層分析專家認為如若今後十二到十八個月內，

美蘇仍未能談妥裁軍協議，美國就應考慮花費幾十億美元發展長程飛彈，這是阻止蘇俄在軍事領先的唯一途徑。一九七七年美國要大量增加國防經費，否則本已衰退的軍力必然更是一蹶不振。蘇俄軍備之擴展一日千里，口蜜腹劍，居心叵測，正要運用這一千變萬化的時機，去制勝多年來它所最猜忌、也是最畏懼的「美帝」。而美國則由於能源與經濟委縮惡化的危機，甚而此危機已遍及世界其他各國，大有嚴重威脅到世界人類的生活與社會的安定、美國尤其不想捲入一場不可測度的戰爭，不得不與蘇俄相遇旋，作委曲求全的協議，作虛偽的和緩（*Detente*）。並無減低軍備競賽的實質作用，而新協定能否簽訂，不無疑問。

總之，就美國當前國內情形而言，國防預算漸次削減，通貨膨脹之窘困，兼而由於募兵制度使人力短缺，目前正擬裁減駐外軍隊，國防實力自然受到相當影響。此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不團結，諸如希臘共黨勢力日見增強，政府且已退出北約軍事同盟，土耳其亦因塞浦路斯事件漸次與美國疏遠，葡萄牙及義大利亦因受共黨暗中鼓動影響，政局呈現動盪不安，至於英國本身由於經濟之不健全，刻正籌謀大量裁減國內三軍兵力，大有自顧不暇之勢，北約組織不僅隨着時間和厭倦而漸漸失去原有受到的重視，且眼見形成分崩離析之局，故而蘇俄顯然對此一從事抵抗共黨集團之北約組織已毫無顧忌與恐懼之念，僥幸美國核子傘對保衛歐洲同盟國，已無能為力；今後如何防禦共黨之不乘虛而入，不能不使世人有悲感之感。

無論情勢如何演變，美國當局亟宜深切反省，面臨和解政策所導致的嚴重後果與危機，即宜慎審將事，認清蘇俄之陰謀狡詐伎倆，絕難以一紙協定有所改變其一貫之政策，遑論和平共存美蘇辭藻，使人撲朔迷離，倘若一旦墮入其陷阱，勢將危及本身以及整個世界人類之安全。美國尤應劃清敵友，重行結合全世界自由力量，簽訂總體對抗赤魔策略，庶可作為自保、自救、救人的行動，才可以轉危為安，抗禦善於尋瑕抵隙、畏強欺弱赤魔的侵略，是則或不致於淪為次等又次等的軍力國家，也免得使自由世界與整個人類命運遭到無情的浩劫。

註①預載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出版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稿。

註②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中央日報。

註③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中央日報。